

雲

遊

● 徐志摩遺著 ●

新月書店出版

雲 遊

著 康 志 徐

海 上

行 印 店 書 月 新

雲遊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版

實價 五角

著者 徐志摩

北平米市大街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陸小曼

我真是說不出的悔恨爲甚摩我以前老是懶得寫東西。志摩不知逼我幾次，要我同他寫一點序，有兩會備將筆墨都預備好，只叫隨便塗幾備字，可是我老是寫不到幾行，不是頭暈卽是心跳，只好對着悔發楞，招頭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聖旨來我卽可以立時的停筆。那時間他也只得笑着對我說「好了，好了，大大我真拿你沒有辦法，去耽着吧！回頭又要頭痛了，」走過來擲去了我的筆，扶了我就此耽下了，再也不想接續下去。我只能默默然的無以相對，他也

只得對着我乾笑，幾次的張羅結果終成泡影。

又誰能料到今天在你去後我才真的認真的算勸筆寫東回憶與追悔便將我的思潮模糊得無從捉摸。說也慘，這西，頭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後的一篇，那得叫我不一陣心酸，難道說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麼？

不要說是寫序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落筆，壓根兒我就不會寫東西，雖然志摩常說我的看東西的決斷比誰都強，可是輪到自己勸筆就抓瞎了。這也怪平時太懶的原故。志摩的東西說也慚憶多半沒有讀過，道一件事有時使得憶狠生氣的。也有時偶而看一兩篇，可從來也未曾誇過他半

句，不管我心裏是夠多麼的嘆服，多麼讚美我的摩。有時他若自讀自讀的我還要罵他臭美呢。說也奇怪要是不喜歡的東間，只要說一句『這篇不大好』他就不肯發表。有時我問他你怪不怪我老是這樣苛刻的批評你，他總說：『我非但不怪你還愛你能時常的鞭策，我不要再容我有半點的「臭美」因為只有你肯說實話別人是老一味恭維』話，雖如此可是有時他也怪我爲甚麼老是好像不希望他寫的東西似的。

其實我也同別人一樣的崇拜他，不是等他過後我才誇他，說實話他寫的東西是比一讀人來得俏皮。他的詩有

幾首真是寫得像活的一樣，有的字用得別提多美呢！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間有煙火氣，牠的體格真是高超，我真服他從甚麼地方想出來的。詩是沒有話說不用我讚，自有公論。散文也是一樣流利，有時想學也學不來的。但是他缺少寫小說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滿意，我看了也是覺得少了點甚麼似的，也不知道是甚麼道理，我這一點淺薄的學識便說不出所以然來。

洵美叫我寫摩的雲游的序，我還不知道他這雲遊是幾時寫的呢！雲遊！可不是，他真的雲遊去了，這一本怕是他最後的詩集了，家裏零碎的當然還有，可是不知夠一本不。

這些日因為成天的記憶他，只得不離手的看他的信同書，愈好當然愈是傷感，可嘆奇才遭天妒，從此我再也見不着他的可愛的詩句了。

當初他寫東西的時候常常喜歡我在書桌邊上搗亂，他說有時在逗笑的時間往往有絕妙的詩意，不知不覺的，獨臨的，他的巴黎的鱗爪，翡翠冷翠的一夜，自剖，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亂的書桌上出產的。書房，書桌，我也不知給他預備過多少次，當然比我的又清又潔，可是他妙終不肯獨自靜靜的去寫的，人家寫東西，我知道是大半喜歡在人靜更深時動筆的，他可不然，最喜歡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離不了

我除我不在他的身旁。我是一個極懶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樣收拾東西，我書桌上是亂的連手都幾乎放不下的，當然他寫完的東西我是輕意也不首想着給收拾好，所以他隔夜寫的詩常常次晨就不見了，堵着嘴只好怨我幾聲，現在想起來真是難過，因為詩意偶然得來的是不輕易再來的，我不知毀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詩，早知他要離開我這樣的匆促，我賭咒也不那樣的大意的。真可恨，為甚麼人們不能知道將來的一切。

我寫了半天也不知胡謔了些甚麼，頭早已暈了，手也發抖了，心也痛了，可是沒有人來擲我的筆了。四週只是寂

靜，房中只聞滴搭的鐘聲，再沒有志摩的『好了，好了』的聲音了。寫到此地不由我陣陣的心酸，人生的變態真叫人難以捉摸，一霎眼，一縐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想不到我生命道上還有這一幕悲慘的劇。人生太可怪了。

我現在居然還有同志摩寫一篇序的機會，這是我早答應過他而始終沒有實行的。將來我若出甚麼書是再也得不着他半個字了，雖然他也早已答應過我的。看起來還是他比我運氣，我從此只成單獨的了。

我再也寫不下去了，沒有人叫我停我也只得自己停了。我眼前只是一陣陣的模糊，傷心的血淚充滿着我的眼

睚再也分不清白紙與黑墨，志筆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憶的能力不？你若擱筆還不見持我筆的手！！

小曼，二〇，一二，三〇。

目次

雲遊	
火車禽住軌	
你去	
在病中	
雁兒們	
鯉跳	
別擗我疼	
領罪	

難忘

一九三〇年春

愛的靈感

羅米歐與朱

奧文滿壘狄斯的詩

雲 遊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自在，輕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無攔阻的逍遙。
你更不經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潤水，雖則你的明艷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驚醒，將你的倩影抱緊。

他抱緊的只是綿密的憂愁，
因為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
他要，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爲你消瘦，那一流潤水，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

火車禽住軌

火車禽住軌，在黑夜裏奔；
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

過橋，聽鋼骨牛喘似的叫，
過荒野，過門戶破爛的廟，

過池塘，羣蛙在黑水裏打鼓，

過嚙口的村莊，不見一粒火；

過冰清的小站，上下沒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惡。

這時車的呻吟驚醒了天上
三兩箇星，躲在雲縫裏張望：

那是幹什麼的，他們在疑問，
大涼夜不歇着，直鬧又是哼，